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後集目録

流賊死事列傳

傅宗龍 孫傳庭 馮師孔 楊文岳 宋一鶴

徐標 劉熙祚 金毓峒 閔永傑 蔡道憲

徐學顏 李貞 黎弘業 鍾鼎鉉 吳從義

王行儉 張紹登 楊暄 蕭漢 費曾謀

劉根之 阮之鈿 王漢 趙士寬 黃宗昌

林日瑞 許文岐闕 黃絅闕 王世琮闕 顏日愉

闕

沈猶龍 陳子龍 夏允彝 侯峒曾 黃淳曜

黃濤闕 李待問 徐爾穀缺 錢旃 章簡

錢棅闕 方維新 華夏 董志寧缺 屠献策

缺

第三十五卷

夏之旭蒲之章何光顯列傳

第三十六卷

劉宗周祁彪佳列傳

兩廣死義列傳

第五十卷

辛卯殉難列傳

通州童生 武𢘿家奴 孔四郎 愧二先生
金陵乞丐 許琰 曹文耀 張應選 潘集
王毓蓍 周卜年 黃毓祺 吳應箕 高岱
江天一見金聲傳 高朗 俞元禧 倪舜平 許德
溥 鍾皂隸 沈張二烈士 呂宣忠 謝龍震
詹書田 朱偉 王文宇 寇夢虬 陸士鉉
劉景瑗 吳一魁 麻三衡 陳元綸 李開山
博和尚 御厨 畫網巾先生 石士鳳 鄒維

則 葉尚高 蔡子標 高孟超 楊守程
趙大中 朱奇生 王士琦 傅中煌 卞子
厚 文秉 倪百朋 鄒司吏 周梨園
方國煥 劉復興 馮惕颺 乞丐 賣麪
夫婦 吳可箕 項志寧 董元哲 方
峒 楊雲門

第五十八卷

文苑列傳

曹學佺 顧起元 陳仁錫 張溥 張采

第五十九卷

列女列傳

魏宮人 宮女賁氏 吳奎妻張氏 吳信妻王氏 女子張氏 李氏姑媳 羅田女子王氏 尹熙華妻 中州二烈 葉汝楨妻王氏

陳潛夫妻孟氏妾孟氏見陳潛夫傳 章烈婦金氏 婺源俞烈婦 青鏤 潘鵬妻楊氏

第六十卷

妙藝列傳

第六十一卷

宦者列傳

王之俊　王承恩　王德化　高時明　李鳳翔

史賓　楮憲章　方正化　崔承奉　小璫

宦者下

曹化淳　杜勳　杜之秩

第六十二卷

中原群盜列傳　有總論

石匱書卷第一

烈帝本紀

烈皇帝　光宗第五子也母曰劉才人天啓二年封信王四年冊立嘉定周奎女為信王妃出居王府邸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熹宗大漸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但云　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再囑以善事中宮及委用魏忠賢等語王出　上崩魏

忠賢自出迎王入徧召百官中外岌〻恐有他
變百官遲疑厥明始至殿門宦者持門不得入
告以宜服縞既服縞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群臣
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者乃得入
既哭臨司禮監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
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獨呼兵部尚書崔呈
秀入屏人語移時面奏信王曰大行皇帝其貴
妃有遺腹未誕請寬登極之期信王霽顏許之

暫受監國以俟聖嗣誕生諸大臣爭之力乃即
以二十四日踐天子位受百官朝毋賀朝時忽
天鳴詔以明年為崇禎元年大赦天下加　光
廟　熹廟徽號命禮部議生母貞靖賢妃劉氏
尊謚及還祔陵廟重典以聖母弟和陽衛正千
戶劉效祖封新樂伯九月二十七日立信王妃
周氏為皇后諭停刑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
不許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國子司業朱之俊

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冝罪命
下獄忠賢乞止建祠　上優荅之給太師寧國
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鐵劵十月　上
以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欲嚴緝求林餘孽諭
曰群臣流品　先帝澄汰已久朕初御極嘉與
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兢
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呈秀奏辨求
守制不允冬至郊天仍着魏良卿行禮工部主

事陸澄源兵部主事錢元慤疏劾魏忠賢貢生
錢嘉禎劾忠賢十大罪疏上忠賢哀訴於 上
上命內侍讀嘉禎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遂
請忠賢鳳陽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家忠賢出
京 上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
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
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
治其罪時魏忠賢方宿阜城邸舍其黨密報

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崔呈秀亦自經薊州所司以聞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議上有

旨逆惡魏忠賢掃除廝役憑藉寵靈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逆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朋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自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

凌遲崔呈秀于薊州梟示仍將爰書刊布中外以為奸惡亂政之戒逆孽魏良卿侯國興着會官處決五虎自呈秀外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發附近衛所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着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發邊衛充軍以為附權蠹正之戒逆婦客氏送中宮張皇后勘問以極刑處死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屬後魏崔黨次第伏誅戍遣時魏璫甚熾

上不動聲色剪戚元兇旁無一人之助神明獨
斷宗社再安天下翕然稱之十一月南京守備
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太監李希
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孟進遞漕運太
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　上御日講畢召閣臣
入便殿出薊遼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
自云贅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盡徹
各邊內臣乃頒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

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刼臣官觀
兵古来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俱聽經
督節制無復委任不專以藉其口枚卜輔臣以
錢龍錫楊景辰来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入
閣辦事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
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吳一方民其俟
東西底定之日方行織造十二月復故建文臣
練子寧官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

之出步階墄間乃定詢內官此何自至曰宮中
舊方 上亟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
皆為凡誤也御史楊維垣參太監李永貞劉若
愚佐逆御史卓邁參李永貞舞文造孽惡過忠
賢遂下永貞獄戍顯陵監生王之鼎劾大理寺
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於理
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
李國橧當魏忠賢專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

直建祠各撰碑頌並亟罷併糾督撫按之請祠
者法司引卧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
等各疏辯　上慰答之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命司禮監斥責魏忠賢田
宅因以賜第請　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
待功臣榜曰策勳府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
許出禁門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辯東林疏御
史楊維垣疏駁之元璐復反覆辯論　上是之

時元璐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嘗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燒香吃茶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二月禮部請試天下舉子命輔臣施鳳来張瑞圖為總裁事竣賜宴殿前以二輔臣所餽魏忠賢金爵飲之二臣歸寓即以病請許之諭戒廷臣不得結交近侍三月以侍讀學士温體仁直經筵以周延儒為禮部侍郎夏四月御史袁弘勲劾大學士劉鴻訓御史高捷史𡎴繼之

鴻訓罷歸五月　上召廷臣于平臺諭輔臣曰
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
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
罪論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中官給
筆札録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六
月　上召廷臣於平臺以插漢故發帑十萬給
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宣
讀至關門虛冒　上善之復示諸臣召提督京

營保定侯梁世勛戒以訓練士卒命翰林官允
值召對入侍記註次日復召廷臣于平臺以御
史吴玉錢粮積弊疏宣示閣臣問何不指名玉
對曰此夙弊非一人事無可指名出黄承昊清
餉足餉疏問户部侍郎王家禎何濫增至此曰
皇祖入數多出數少故太倉粟紅朽内帑又無
筭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讀至塩法
閣臣請復祖制開屯種引　上然之出宣府廵

撫李養冲疏云旗尉往來如織不賂之恐跌言之日至賂之愁物力之難勝　上不懌兵部尚書王在晋曰大同焚掠宜以按臣勘不煩旗尉上曰疆場事伏一喇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爲函不輕中國耶諸臣退時大同以插漢講款不設備故　上責之户科給事中韓一良上言　皇上召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

得不以錢債臣縣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為納賄之魁今言蠹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薪俸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衙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號為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為懲創逮其已甚者使諸臣視

錢為污懼錢為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睹也

上召廷臣于平臺命一良誦前奏　上嘉之超擢右僉都御史　上諭閣臣内操軍士俱龍忠賢招来留居禁中不測可虞一朝解散又恐激變不如善遣之因傳旨内操軍士勞苦特甚着給假一月歸鄉省親仍給月粮從優犒賞衆軍歡悅秋七月起在籍兵部右侍郎袁崇煥到京晋尚書為薊遼總督召對平臺　上曰遼左跳

梁十載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有何方畧崇煥對曰臣受皇上特達之知起臣於萬里之外倘 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東事可平全遼可復以報 皇上〻曰五年滅虜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崇煥又奏以主持責閣臣以用人責吏兵二部以錢糧責户部以器械責工部 上俱嚴諭閣部諸臣皆凛〻應命八月薊遼總督袁崇煥至鎮 上諭廷臣

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弼予自今非盛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凡御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九月十四日　上召督師王象乾至平臺檻内去御案咫尺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督師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畧象乾對曰三邊之患近因順義王與卜哈二酋不和兵連禍結

兩歲於茲今日要着在連絡哈慎及朶顏裔三十六家安插薊鎮沿邊住牧為我藩籬東擁關門以斷右臂二酋既撫則永無邊患 上曰觀二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對曰從容籠絡撫亦可成 上曰禦虜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象乾又奏曰臣統禦插酋二十一年矣萬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欲犯薊州 皇祖起臣總督薊遼臣至密雲遣官往諭十萬之師還

觧天啓元年女直攻陷遼陽　熹宗召臣還部
後出鎮山海者三年羣無風草之驚皆調和之
力也　上喜傾聽久之乃諭象乾曰卿年雖踰
八十精力尚強朕心嘉悅卿撫揷酋於西袁崇
煥禦敵於東恢復功成皆賴卿等之力也十月
召廷臣于平臺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
閣臣閣臣求允發　上責户部尚書畢自嚴禮
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寇今且防兵前

寧遠謫錦州左而放之未知其極　上問廷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策　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對商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十一月召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錡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于文華殿問京營整理若何各有所對
上以守錡總督京營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
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訐謙

益天啓辛酉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
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于文華殿質辯良久
上曰體仁所叅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
衆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謙益主持吏科
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淺望輕如糾謙益何
不先於枚卜時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
不得不爲　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
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　上叱之下錦衣衛

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

而出旋回籍除名為民遂停枚卜十二月大學

士韓爌入朝 上下焚燬非刑詔曰非法非刑

慘毒異常允非盛世所宜有着遵 高皇帝勅

旨槩從焚燬

二年己巳正月二十日 上幸太學行釋奠禮命

祭酒坐講尚書堯典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

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

史書于泝定逆案諭以首開諂附傾陷擁戴頌
美建祠并雖未頌祠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
律無枉無殉　上又曰忠賢一人在内苟非
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内臣同惡亦當入之
閣臣以外廷不知内事對　上曰豈皆不知
特畏任怨耳次日召閣臣指黄袱所封章疏
纍〻曰此皆媚璫實跡也宜一〻按入之二月
召廷臣于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

案對曰二臣無實事 上曰瑞圖善書爲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可取 上曰唯反覆故爲小人不可失入三月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崔呈秀等六人交結近侍劉志選等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等十一人

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内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内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閑住黄立極等四十四人夏四月秦晋飢盗起朝臣捐俸助餉 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五月薊遼總督袁崇煥上疏請巡視九邊 上允之是月晦巡至鎮江雙島與毛文龍盤桓數日於六月六日設帳房於山上犒軍較

射遂縛文龍數以十二大罪出尚方劍斬之疏聞京師震駭六月御史曹谷奏雪太監王安之寃上憫之着還原官家產仍給與子姪詔各處媚璫生祠盡行拆毀給還萬燝誣坐贓銀三百兩諭曰萬燝寃死堪憐解到誣坐贓銀給還家屬以旌忠直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十一月北兵入遵義直抵京師兵部尚書王洽以兵薄都城依律處斬總督袁崇煥與

總兵祖大壽尾其後至城下但對壘相持不與
戰上疏請入城養病　上不許召崇煥陛見勞
以裘帽即命歸營是日鏖戰城北滿桂兵大敗
滿桂縋城入見遂言崇煥差喇嘛僧往清議和
殺毛文龍以為信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
五年滅寇之局　上差中使二人召崇煥面議
軍務崇煥欲力行而難於辭乃言軍中見疑請
以二中使為質上即令二人留質崇煥陛見

上命滿桂與之面質滿桂盡發其奸狀崇煥免冠請死 上命錦衣衛堂上官拿送鎮撫司之命滿桂往統其軍祖大壽引大隊奪關而出奔寧遠北兵攻城急詔天下勤王十二月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同鎮將張鴻功領兵入衛至涿鹿兵譁大掠如杞被逮下獄兵叛散與河南賊高如岳李自成合推高如岳為首始稱闖王賊勢遂盛 上召對閣部大臣商確大將翰林

院庶吉士劉之綸金聲特薦布衣申甫　上即召劉之綸金聲并召申甫見於平臺之綸面陳城內保甲城外列營設奇應援相機調度大當聖意甫亦自言深諳兵機更精車戰　上又覆駁問甫應對如流　上大悅從之授甫副總兵理軍事聲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參贊軍務之綸授協理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重城守禦事宜北兵圍城四十餘日始西向分掠由良涿抵灣

由灣抵通一路搶掠放火燒舡至香河札營中甫統兵追躡遇敵萬餘束手無措敵至叱之甫與各兵皆自卸盔甲跪而受戮金聲以陣後脫逃之綸內不自安疏請兵以防通薊至遵義力戰死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監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入閣辦事

三年庚午正月北兵飽颺出關屍橫徧野前尚

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
陝西盜王子順等各路蠭起先是萬曆時朝廷
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崇禎二年大旱秦粟
騰貴軍餉告匱總督楊鶴巡撫梅之煥分道勤
王其潰卒畏誅亡命倡飢民為亂時東事益急
廷議清核兵餉秉障兵以減餉而譁又以給事
中劉懋裁定郵傳毋濫用縣官錢謂蘇民力也
而河北游民向藉食驛糈歲不登無所得食潰

兵煽之為盜而全陝無寧土矣二月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四月乙未袁崇煥於市京師百姓爭啖其肉頃刻立盡六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流賊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持牌招撫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淫掠如故有司

莫敢告而恣忠成于此矣七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藉輿援思起用并及吏部尚書王永光不問十月耿如杞以兵無紀律獄具棄市府尹劉宗周與輔臣溫體仁不合三疏乞歸許之十一月川貴總督朱燮元永寧奏捷以奢崇明安邦彥歹費首級獻俘京師下輔臣錢龍錫於獄

四年辛未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加派

捐助搜括三者不可行　上曰加派原不累貧
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
亦豈至病民乎不聽　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
于平臺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璣浙閩相連海
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
江西布政使何應瑞尒省宗禄何以不報應瑞
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核有司尚
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尒楚去秋民變

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軍狃撫爲安賊又因撫益恣故數年未息耳　上問寔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背出死力有司練鄉兵築城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爲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使楊公翰賈鴻洙以收稅耗重宜斥有司鴻洙曰近奉上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布政使陳應元焦元溥

曰尒省所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
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　上少之曰宣大重
鎮急需其妥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氛若
何對曰寇在平陽或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
乏耳　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陜界河
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
攻失於內應問導賊何人乎喬林曰大抵出於
飢民問陝西叅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即散

退復嘯聚　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〻之曰
今方用撫　上曰前王子順既降何又叛之曰
彼撫仍掠宜其侈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
一在雲岩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
孫朝肅時問禮已除南贛巡撫　上曰南贛多
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
甲練兵伍庶足弭賊　上曰此須實效空言何
為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

而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請江王府爭繼何也對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履祥早歿王請立履祐為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矣是以爭問四川布政使華敦復鄉紳扶御史何也以逋賦對　上曰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貢故不能耳時雲南布政婁九德被劾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對

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擒故叙王巡撫者
一獻藺部逋逃人一貶爵不得稱宣慰一削地故
議未决對畢召各官諭之正已率屬愛養百姓
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召左都御史
閔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弘圖諭洪學曰
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
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
吏部定心任事天下不難為乃退翰林院編修

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謫外夏四月 上念旱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于獄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疏凡三上俱留中秋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命太監〻軍王應朝往

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協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勑上既罷諸內臣事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眎行營自是御寇四出而群相壅蔽國事日非矣工部郎中孫肇興監督盔甲廠以部註疏劾張彝憲上怒落職十二月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

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熊開元鄭友玄俱謫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上疏救　上切責之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　一武章送閣溫體仁裁其半以所引宗嘗大閱語也喻義堅執不可遂放歸

五年壬申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

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于理坐上書不

以實律杖為城旦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
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
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臣今日為
侍郎貳尚書非貳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
慎持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
之臣部　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
弘圖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藉六月兵部員外
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閔

洪學　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失謂私
沈演唐世濟等　上怒奪允誠俸七月以司禮
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以司禮監右少
監劉芳馨提督九門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
貢一疋餘合進俱納於御馬監寔貴金貿之本
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却之川貴總督朱燮元平
水西安位以善後便宜九事奏聞　上可其奏
加燮元少師賚金幣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世襲

六年癸酉正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不宜侵輔臣　上召廷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為內臣耶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臣為紀綱法度惜非為諸臣地

也　上曰廷臣不言國家大計以内臣在鎮不利奸獘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内臣寔責臣等溺職　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之命志道退二月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盡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永著為令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游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延儒嘗

語去輔李標云 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 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 上羲皇上人也此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且引刑科給事中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延儒實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亦不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

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閹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書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閹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勦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錦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大學士周延儒罷始延儒與溫體仁深相結納力延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凡與延儒為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

詘延儒放歸十月論因 上素服御建極殿召
閣臣商確温體仁一無所予及陝西華亭知縣
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 上心惻體仁
不為救人皆冤之
七年甲戌正月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
冊以陸體統許之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力爭
上不聽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
鰲獻上太平十二策內撤監視因求罷不允貶

鰲獻於外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
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上言從來君子
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
當知所自處　上責其率妄調外考選推官舉
元龍等知縣胡世安等八人改授庶吉士一體
教習秦晉楚豫流賊蔓延廷議以為各鎮撫事
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
兵討賊制曰可詔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

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剿賊所向隨方勦撫山西自去秋至今不雨大饑人相食四月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飢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

上不問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

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已
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比士大夫負國家
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
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引罪
今經制麤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其將總
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縣憲
侯憒蔣即回監供職惟關寧密邇外境當起潛
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七月流賊至鳳翔

西關口稱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紿以門不敢啓須縋上城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借辭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上怒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衆不同　上許之勛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言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

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 上問温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相比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次日召南

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為左
都御史總督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
渠十人餘俱延安民竝令還鄉按是賊為洪承
疇所逐竄漢中川兵阨巴西諸隘賊飢無所得
食故乞降於奇瑜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
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諸盜本無降意徒
以飢疲困於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
瑜檄所過郡邑為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

出險数萬衆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
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
可復遏矣九月詔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
十月 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尚書韓
日纘姜逢元等毋忌諱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
上論仲子歸賵見當時朝政有闕所以常講
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總理户工二部司禮太
監張彝憲改司禮提督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

諭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　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　世宗皇帝最英明然大禮大獄臣工猶執持不已　皇上威嚴有類　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體仁意沮削總督陳奇瑜籍聽勘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効先是文燦令

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叅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道山招降劉香老旣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　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八年乙亥正月賊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寛俱闔室死之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遺賊焚皇陵樓殿爲

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因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渠張盖鼓吹坐堂杖容暄于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被殺士民殺死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槊燔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

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犇以筳篿卜于神祠不利刳神像而去趨盧州陷巢縣已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闢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囬掠霍山合肥諸縣攻六合聚稺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詈于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聞是日 上御經筵

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供
素服從事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振纓
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命侍郎朱大
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勦候補給
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兵
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
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
臣 上切責之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

武才能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其遷除如常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驟藩規溷銓政上以其沮詔閣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四月予故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祭塟福建游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

遂遇害香老藝戲自焚溺死康承祖晏之木張一傑脫歸五月諭戶部暫開捐納以濟軍需六月刑部主事胡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史張纘曾各劾溫體仁不聽總兵曹文詔至婆羅寨逐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鬭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既而以疾告不許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

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召廷臣于中左門試時政邊才論又出各疏命翰林官擬上八月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隷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劔便宜行事洪承疇勦寇西北象昇勦寇東南　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两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在内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

逮坐九月枚卜命吏部舉在籍才堪輔弼者以
林釬孫慎行劉宗周名上命即欽取來京十月
上罪已避殿徹樂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
不期倚任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
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
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憤今年正月流氛
震驚皇陵祖恫民仇責寔在朕今調勁兵留新
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

苦飢寒深切朕念〻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
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
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
武英殿減膳徹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
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迓平之日為止
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
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在
直以工科給事中許譽卿素著直聲欲補南京

太常卿溫體仁難之吏部尚書謝陞遂疏糾舉卿震孟票奪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逮庶吉士鄭鄤十二月城鳳陽祁頡州賊將趨鳳陽巡撫一鵬請移鎮大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賊陷鳳陽焚皇陵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獾穴為鮮至是城始成吏部尚書謝陞奏起廢張士範

等一百六人不果用
九年丙子正月林釬劉宗周應召來京　上召
對平臺　上問方今流寇猖獗糧餉不敷又值
人才匱乏不稱任使柰何宗周對曰　皇上求
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
所以有人無人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
殺賊至於餉匱繇於兵增若有將不能治兵有
兵不能殺賊何取多兵今不當議增兵當議練

兵若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還爲吾民今日急務尤以收人心爲本　上又問外裔如何處置宗周對曰禦外裔亦以内治爲本帝舜之時苗頑逆命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　上顧首輔温體仁曰先年敵薄都城此時可說干羽兩階否　上不懌而起傳旨以林釬入閣辦事以劉宗周爲工部右侍郎淮安武舉陳啓新上言欲停科目舉孝廉罷推知行取專拜大將舉行

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有司　上異其言特
授吏科給事中啓新本庸人時政府覘知　上
意必有闢門特達之典故與曹化淳寔左右之
立致省垣將借以搏擊善類迨啓新既得進惟
從事徼車飛馬以逢迎　上意而政府有求皆
不應故政府深恨之總理盧象昇師次滁州與
賊戰敗之賊西渡河祭酒倪元璐以黃安縣學
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已名驚異糾叅　上是

之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室
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極言其不可温體仁從中
構之 上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欲要名譽士
升遂乞罷許之。初士升以助體仁幾見擯公論
至是復為體仁所構去御史詹爾選疏救錢士
升 上召廷臣及爾選于武英殿怒詰爾選聲
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為詘問如何為苟且對曰
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及覆數百言且曰臣死

不足惜　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　上怒頌繫直廬下都察院論罪關寧太監高起潛請各捐俸市馬劉[illegible]周疏止之上不聽宗周尋罷歸令有司務脩練儲備毋科擾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筭放榜後騎射刑部尚書馮英以褻玩下法司擬罪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入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

上晝發其奸狀毋張氏伺體仁輿出輙道詬之
德戊延綏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
錄囚七月居庸告急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荊
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
守固關勇衛營太監孫維武劉元斌防馬水沿
河兵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關寧
太監高起潛為總監南援霸州遼東前鋒總兵
祖大壽為提督同山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以

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閱
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
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為分守太監
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以張元
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
山者皆即日往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
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以司禮
太監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內中軍

太監孫茂霖分守都城戒嚴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畧時斗米三百錢 上憂之戶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啓請列營城外為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 上諭莫若覊勒為便八月以太監張彝憲言命科道各官分地督運河南道御史金光宸悉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内臣功為借

援又請罷內臣督兵　上怒甚召廷臣及金光宸於平臺　上叱之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着錦衣衛褫冠服下詔獄適大風雷電光繞御座　上懍天變遽命釋之俟再議謫誠意伯劉孔昭奏國子監祭酒倪元璐僞妻並封罷官回籍陝西巡撫都御史孫傳庭擊賊于盩厔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進

援京師九月北騎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
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
渡擊之偵北騎出口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
級禁文武輿蓋器飾之僭起守制楊嗣昌為兵
部尚書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十一月
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
部尚書霍惟華 上謂惟華逆黨世濟蒙蔽下
刑部獄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

錦衣衛指揮僉事各世襲初化淳為京營提督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供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稱京營兵莫能辨十二月錫山東五年前逋祖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上責之曰以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尚書謝陞罷

十年丁丑正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工加派輸納事例分守津通臨德太監楊顕名叅前巡塩御史張養高欽舜各侵稅額詔逮之時養先卒下撫按籍其家二月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命并孫振逮訊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應天巡撫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

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矣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西歸給事中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戴罪自贖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元珙極言文聲之妄 上

責其裝飾降光祿寺錄事溥采為古學以相砥
礪天下嚮風然不為政府所悅時蘇州府推官
周之夔亦訐奏溥采等樹黨挾持四月命南京
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
清覈兵馬器械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
劉景耀關內道楊于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
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
二級時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滿則

督撫鎮道皆恃以飭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 上方倚任中官不察也諭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時事歸咎輔臣 上怒下汝燦于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〻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闢非所以闢言路信詔旨 上切責之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啓新及元輔溫體仁舁棺自隨 上怒廷杖戍

遼西六月大學士温體仁引疾免初體仁以摘
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 上英明憤廷臣
蒐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圜扉之內累累趾
相屬初藉周延儒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温獨
存自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
斤自守不殖貨賄故 上始終敬信之七月以
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
務時以寇患故創設八月 上登正陽門閱城

以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十一
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孫茂
霖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十一年戊寅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任丘
清苑淶水遂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法
上以防邊入責撫按不先劾為溺職近畿如此
遠地可知命部院申飭二月城盧溝名拱極城
太監杵從稼塗人受工民力為憊巡按江南御

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
覲得巡撫且欲薦故升徒知縣張放因極詆諸
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　上竟
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尋被逮　上御經筵畢
召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
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詹事黃道周對曰樹人
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
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

俊　上曰三俊蒙猶雖清何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　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欲析漕一年誤矣編修楊廷麟曰自溫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章今二臣皆敗而薦者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　上默然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道周等退各補奏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得釋三俊為司寇敝衣一蓆爨烟不

給以擬獄輕得罪　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三
月　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為班遞進
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
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
不可　上拔第一未幾即有勦餉練餉之加四
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
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
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借月食火星以為可

化災為祥冀以動　上意工科都給事中何楷
駁正之六月兵部尚書楊嗣昌改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仍著兵部事時嗣昌母服終五月
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　上切責之先
是吏部會推閣員　上不允命并及在籍守制
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為兵
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
廷即之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

格以奉不祥之人　上不懌召廷臣於平臺問
道周曰朕揣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
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
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
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　上曰前月推陳新
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中何楷皆
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　上曰今遂無
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

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　上曰清雖美
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
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
仁　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
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
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寔企仰今謂不
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鄤杖母行同梟獍道周
又不如鄤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

鄭鄤　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比　上曰少正卯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　上曰爾讀書有年祗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

正混淆何以致治 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
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 上召面諭曰今
內寇外裔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
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辨别是非邪正不文
不能宣布德化不武不能削平禍亂此皆朕之
寡昧即朕之愆尤正賴卿等匡救不逮乃有一
等機械在心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純
用一大臣百般詆毀律以祖宗之法當何如處

看來這督撫却還易治衣冠之盜却是難除以後再敢如此立置重典朕勅諸臣各修職業共享太平之福諸臣叩頭出明日降道周爲江西布政司都事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都給事中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嗣昌俱謫調有差八月南京户科給事中張焜芳論前廵鹽兩淮御史史𡐓侵帑三十餘萬命逮𡐓下刑部獄𡐓奏辨又發焜芳朋黨狀焜芳奪

官十月以御馬太監邊永清分守薊鎮西協北
騎進喜峰口直至徐州破濟南府德藩被害京
師戒嚴召孫傳庭于陝西召洪承疇于三邊于
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
援以宣大總督盧象昇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
總督天下援兵至賈莊遇敵陷陣死之十一月
括發銅鑄錢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孫傳
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不許尋逮傳庭繫

獄

十二年己卯二月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緘默溺職謫聚奎并罷右僉都御史李先春奪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俸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塩課賦稅三月召叅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兵之說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足衆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

餉何益　上問措餉曰諸臣條奏盡之矣在得其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　上曰各處災傷奈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人曰臣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　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諭釋輕繫時　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姜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　上不聽京城浚濠廣五丈深

三丈給事中晏尚絅切諫不聽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粮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七月戒午門端門諸内臣延接朝士八月故庶吉士鄭鄤磔于市鄤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鄤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鄤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降賊張獻忠復叛於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左良玉大敗失其符印事聞革總理熊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戴罪殺賊初文燦與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　上知文燦既債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　上以隆禮勞遣之九月免河南州縣田租有差時中外交訌　上念窮民罹災已卯庚辰之間蠲貸屢下而有司亂法侵蝕如故以內官監太監杜秩

亨提督九門十月彗星見諭停刑楊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嗣昌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為請于上故有是命十一月流賊老回回革裡眼左金玉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安慶桐城諸路巡將黄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卻賊賊敗遁兩軍賊多購蘄黃人為間或携藥囊著蔡為堅

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黄冠或爲乞
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
相持逾年毒流四境十二月北兵薄山海關總
督洪承疇出戰報罕覆身歿　上爲輟朝慟哭
贈少保予謚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加祭
九壇造祠闕門春秋致祭
十三年庚辰正月逮湖廣巡撫方孔炤命宋一
鶴代之閏正月督師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

元吉為軍前監紀從之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逋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官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飢發帑金八千賑真定諭户部以保定永清等郡縣芻糧給畿南飢民抵秋以償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下詔求直言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太平縣之瑪瑙山獻忠精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逋走興歸山中尋自塩井

興房界上左良玉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獻忠得以休息養瘡痍收散亡兵復振遂與羅汝才過天星等七股入蜀三月分賑畿南二萬金是日兩免兩河積逋其災甚者緩征之免八年九年十之三宿州沐陽通州等縣災免逋賦有差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光足　上召貢士四十八人于文華殿　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

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
數百言藻德通州人吏自言戊寅守城功 上
心識之得授第一詔撤各鎮内監還京督師楊
嗣昌次荊門立大勦營上將營四月罷鄖撫王
鰲永以衷繼咸代之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
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遂
命貢士并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
屬推官知縣不為例江西巡撫都御史解學龍

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　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猶私濫舉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發憤上書　上怒下獄杖戍五月　上以兩京及山東西河南陝西各處告飢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召九卿科道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以守邊在農戰足用救荒在勸民輸粟

安民在省官用賢對　上是之六月大學士薛
國觀罷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
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　上頗向用之至是
因擬諭失旨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劾國
觀納賄有據并及吏部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
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　上召國觀語及朝士
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東廠太
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

及于敗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以通賄國
觀也時株連頗衆七月癸帑金三萬賑順天保
定張獻忠既西羅汝才屢為官軍所敗勢孤率
黨走合於獻忠共謀渡川西諸將賀人龍李國
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等會師擊之應元雲
鳳營於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督
師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人龍屢破賊有
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以良玉瑪瑙

山揆度未可動復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别加人
龍總鎮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將之拜踴躍動
三軍既報寢乃鞅鞅良玉知其故意深恨之故
當獻忠之遁歸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
懷慚人龍復以歸印鞅望遂逡循不復深入致
獻忠復熾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八月
發倉粟賑河東飢民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
南飢民九月諭災荒停刑久恐人心肆玩其事

關封疆及錢粮勦寇者限刑部五月具獄御史
魏景琦論因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
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内臣本清啣命馳免因釋
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獄蓋上
以囚或有聲冤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
十月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二萬給京師貧民
十一月流賊張獻忠羅汝才破劍州渡綿河而
西督師監軍萬元吉以總兵猛如虎爲正總統

張應元為副總統屯兵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十二月賊走攻瀘州城陷瀘州三隅皆陡絕臨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扼賊北竄永州逆而擊之兵至賊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之不及

十四年辛巳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袁愷誣奏出于禮部主事吳昌時主使 上不聽流

賊李自成破河南府焚福王宮殿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次日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西關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色怖泥首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遂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為俎襍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逸走遇亂兵劫之裸而奔於懷慶是時羣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變聞 上震悼逮總兵王

紹禹磔之籍其家二月張獻忠羅汝才走宣城偵襄陽無備遣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啓關賊既入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城中大亂門洞開賊大隊馳至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

以蹈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為賊有平賊將軍左良玉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賊渡江而走三月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于軍嗣昌以連失二郡憂而亂藩度不免遂自盡監軍萬元吉自署

行營命猛如虎駐蘄黄防獻忠東逞　上以襄陽失陷在良玉逗遛避賊削職戴罪勦寇逮鄖撫袁繼咸入京進陝西總督丁啓睿兵部尚書代楊嗣昌督師討賊啓睿督秦師至潼關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歛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

德之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至南陽自成
北出屯於盧氏貢士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降
于賊自成以其女為妻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
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獻圖讖云十
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五月赦兵
部尚書傅宗龍出之獄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陝
西兵討賊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獄中上
言去臭六月同邑諸生倪襄為庶吉士張溥門

人歸語知縣丁煌誇沸大々可立致人福福因
言及良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陛彥果劾良矣一
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從所未聞
上令丁煌指証下倪衷于獄八月左良玉大破
張獻忠于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奪其馬萬餘降
衆數萬獻忠負重創易服夜遁良玉軍聲大振
故大學士薛國觀有罪賜死國觀性褊刻自僉
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薦之　上常憂用賈國

觀對以外則卿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
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寢昔借四十萬
金李氏盡斃其所有迨比末已戚畹人人自危
因皇子病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 上薄待外
戚行夭折且盡 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
民遂敗辛酉 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正一
真人張應京請扈從臨雍先期司禮監太監王
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于太學時比之唐魚朝

恩誅經元李邦寧釋奠事九月陝督傅宗龍率兵四萬次新蔡與闖賊遇裨將賀人龍虎大威皆戰敗走陳州宗龍穿塹築壕以拒賊亦穿壕二重以困之宗龍兵食盡徒步率散卒走至項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勒宗龍呼門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磔其腦死城下事聞詔復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諮訪徵辟稱

朕破格旁求之意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周遇吉黄得功合追賊於鳳陽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内閣通内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陝西巡撫都御史汪喬年率馬步三萬總兵鄭家棟牛成虎賀人龍將之趋河南先是喬年于陝西發李自成祖塚得小蛇即斬蛇

以殉誓師無程進兵以輕騎萬餘抵郟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乜於城下自成聞之解郾城之圍來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自成深恨諸生遂劓刖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急免屠其族人九家自成乘勝破南陽總兵猛如虎死之

唐王遇害楊文岳屯杞縣丁啓睿屯汝寧太監
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
去俄　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之于河
十二月戊黃道周解學龍諭停內操隨罷提督
京營內臣李自成連陷洧州許州長葛鄢陵鄢
陵知縣劉振之自剄死之自成汝才合兵陷禹
州徽王遇害復圖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
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于城頭禽一賊者

予百金斬一首者五十金戰歿者䘏其家五十金傷者以輕重為差敘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屯朱仙鎮鄧州知州劉世振死之

十五年壬午正月朔　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　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娖謝　上從御史楊仁愿言諭求廠所緝止誅逆亂倫其作奸犯

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較尉奉使需擾李自成攻開封益急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粮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三月李自成合群盜八十萬圍陳州兵備副使關永傑率士民死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永傑力竭城陷戰死城工鄉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

上

命成國公朱純臣同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修
孝陵及泗州鳳陽祖陵三百年枯木大至數十
圍者發掘殆盡四月禮科給事中倪仁禎上言
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陛言及兵餉事忽曰
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務天下俱壞陛位極人
臣敢歸罪天子如此 上怒命削陛籍周延儒
奏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免四川貢扇
三年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故太常少卿阮大鋮為營救得起用陝督孫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賊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繇爾為大帥遇賊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命斬之諸將莫不

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
脂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屢捷賊有功
總全陝兵叛將劉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
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
勅傅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氏子
死關中落吾手矣張獻忠陷舒城時舒城無令
參將孔廷訓以兵千人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共
守七閱月廷訓降于賊爲賊攻城守恒倡舒人

死守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督軍民補塞之賊射書脅降守恒焚其書于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志也舒城改曰得勝州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進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東閣大學士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詡狥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與推舉此豈大臣之道次日召廷臣于中左

門賜饌　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
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寧背
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枚
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　上又責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
力爲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
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
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以

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勇衛營賊圍開封久守臣告急詔援勦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國兵潰于覃懷時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于開封朱仙鎮啓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甚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軍不聽左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啓睿文岳

供奔汝寧賊渡河遂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啓睿救書印劔俱失事聞詔逮啓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八月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周左都御史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 上眷最深凡 上怒莫能回延儒能片言解紛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

儒以微詞解之得戚故至是　上偶言及岳飛
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
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黄
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
惜之　上默然甫還宫即傳旨復官九月開封
困久城守不支巡撫高名衡推官黄澍以開封
北枕黄河恃引河水環濠用以自固更見賊壘
平下忽決隄灌之是日賊營高處河水決隄勢

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水驟高三丈士
民溺死數十萬巡撫高名衡陳永福咸乘小舟
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
宮眷久諸王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
舟迎王總兵卜從善以舟師至城上推官黃澍
從王乘城夜渡達堤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衆
高據筏以矢石擊汴人之北渡者城中遺民尚
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掠以去河北諸軍以大

礟擊沉其前鋒奪田子女五千人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歸德隔斷在河北亳以下皆被其災開封一城屋廬宮殿盡爲波臣斷垣蘆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孫傳庭率兵至南陽李自成逆之傳庭設三伏以待賊潰東走諸將追之斬首千餘級賊盡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反兵衆之官軍大敗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

所棄輜重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圖功
自贖是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初周延儒爲營
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
曰僇辱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十月誅司
禮太監劉元斌賜京師貧民米布十一月周延
儒薦大學士王應熊自代已而延儒敗上知
其非入朝陛見請老許之發帑金十萬資餉閩
十一月詔曰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宵旰靡

寧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于宮中默

告上帝戴罪視事以贖罪戾下禮科給事中姜

埰于理先是 上戒諭言官人時有匿名書二

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言誹語騰謗必大奸

臣懟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

皇上之怒藉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塞閉天

聽誰向 皇上言之哉 上怒立置之獄 上

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左都

御史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　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為劝誤專在此　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為中國長技命宗周退群臣以次對　上色觧宗周又進請釋姜埰熊開元云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　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廠錦衣衛俱為朝

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　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起退先是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開元所奏大抵摘周延儒之失　上怒下鎮撫司詰主使延儒引退手救慰留初開元出朝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牘未敢盡在獄列款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姜埰熊開元仍下鎮撫司劉宗周削籍金光宸

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
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寬劉宗周下淵于刑部獄
吏科都給事中吴麟徵等疏救㳟開元不聽徐
石麒罷以㳟開元竟具獄不廷訊也開元至十
七年始釋獄㳟戍邊李自成圍汝寧城陷執總
督楊文岳分廵僉事王世琮于城頭文岳世琮
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世琮等以大砲擊之洞
胸糜骨以死世琮祔授河南推官屢却賊射矢

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燔燒邸舍無遺掠崇王由櫍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十二月賊通荊州偏沅巡撫陳睿謨棄荊州奉惠王走湘潭先是北騎進口破薊州至山東連破濟南兗州諸府德王魯王俱遇害總督趙光抃與敵戰于羅山大敗折兵二萬周延儒抑不以聞敵勢猖獗延儒自請行邊視師 上餞之午門是時京師戒嚴數百里無行蹤起祁彪佳為河

南道御史单騎至京陛見　上慰劳之彪佳疏救劉宗周　上怒甚責彪佳回奏彪佳復奏釋聖怒以開言路　上意解不之罪起倪元璐為兵部右侍郎兼程至京即日召對元璐面奏守邊事宜　上褒美之　上以首輔陳演薦陞元璐為户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南人無為户部者　上破格用之再辭不允

十六年癸未正月李自成圍承天知府開門迎

賊巡撫宋一鶴時守城下城巷戰手刃賊數人死鍾祥知縣蕭漢自經死改承天府曰揚武州發顯陵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自成攻郟縣知縣李貞嬰城死守及破縱兵大殺李貞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知縣也妄殺何為罵賊不已自成怒碎磔之詔停會試期以本年十月舉行二月督師閣部周延儒至關門敵飽颺去陸續出口畏懦不能堵截受經畧范志完賄

尾其後敵空砲數聲北兵於沿途驛步城墻大書官兵免送天下咲之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為吏部文選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荅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

四月京師解嚴始舉計典至以八月大察廿九

日桂榜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盡
等六人故事例轉一科二道吳昌時特廣其數
意脅臺省為驅除地也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
吳昌時棼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
各疏參之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薦吳昌時
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絅復劾
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
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

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劾之進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閱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命勳武臣子弟騎射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 皇上亦

何以致治乎　上欷歔泣下標又言屯田及車戰諸策　上善之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寔棄城走乞敕諭各藩并覈王永祥等棄城之罪　上不問六月進孫傳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勦寇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督師七省之印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糧其省直殘破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襍賦俱蠲免召山東武德道兵備僉

事晉演祚入朝先是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演祚面奏之 上命逮訊七月召演祚及志完面質于中左門問志完兵淫掠又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因召問演祚云爾所言稱功誦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 上怒即命逮廷

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庄副總兵賈芳名等禦敵来大風却之 上斥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時京師自春徂秋大疫死亡略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殯 上自訊吳昌時于中左門極刑拷夾至折脛乃止遣緹騎徵周延儒至京聽

勘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
贊周守備南京九月擢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
為左副都御史尋進東閣大學士督師孫傳庭
軍乏餉兵譟于汝州賊率精騎大至傳庭問計
於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宜駐師分
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曰
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軍邪廣恩不懌引所部
八千人去賊前鋒名三堵墻一紅一白一黑谷

七千二百人来薄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泥淖死者數千人高傑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衆退諸軍盡西走賊驅大隊疾追一日馳四百里至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數萬傳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走河北初賊驅難民誘官兵斬獲皆良民也傳庭不知其詐奏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識者憂之至是果敗傳庭回

軍潼關衆尚四萬自成襲之傳庭歿于陣中渭南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陷商州商雒道黃世清不屈以陷臨潼陝西巡撫馮師孔陷陣死陷西安按察使黃絅自盡死長安知縣吳崇義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長史韋世焗自經死鄉紳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磔死副使祝萬齡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宣撫焦源清叅政田時震俱不授偽職死御史王道純

大罵賊不屈死鮮元席增光舉人朱誼泉俱投

井死山東僉事王徵七月不食死都司吏丘從

周罵賊死十月　工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

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會

試天下舉子以陳名夏為會試第一人十一月

殿試賜楊廷鑑狀元及第以羅山事逮兵部尚

書張國維並宗下獄論死李自成發金數萬招

榆林諸將以火隊總之兵備副使都任及故總

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欽各
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
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為長嬰城死守賊
圍數重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穴之城崩數十丈
賊擁入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縱
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
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
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賊屠榆林遂

樵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没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鳳陽陵有聲如雷者數月又陵上松栢生火大二寸許食其葉立盡遠望一片枯黄之色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儒賜死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伏誅延儒當中外交訌竟無能為上畫一策其罷內監撤廠衛內臣恨之衆閧媒孽上俱不信迨延儒視師諸璫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吳昌時事發聖怒益

不可回逮至霸郊外僧寺賜絕勒令自盡三日
後始許收斂李自成陷甘州先是鳳翔蘭州開
門迎賊〻渡河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
乘夜雪登城巡撫甘肅都御史林日瑞總兵郭
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
人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鎖鑰甚固誠非
大變不啓是年秋女直兵圍城　上啓視室中
惟一匱發之得畫三軸一画文武百官數百手

執朝服披髮亂走　上問內臣答曰或恐官多法亂一亟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襁負子女逃竄狀　上又問內官答曰想是軍民背叛　上色變展第三圖一帝者像酷肖聖容跣足被髮懸梁作自經狀　上不懌亟命燬之

十七年甲申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

州一路俱陷自成偽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批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予十金代投以為詐斬之　上憂冦臨朝而歎曰卿等皆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晋人頗知冦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糧願提兵西行又曰進士石蔭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冦立功否亦內守西

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　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　上欲用石蔭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癸丑夜星入月中占為國破君亡大學士李建泰出師　上臨軒授建泰節劍上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　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授進士凌駉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赦李政修罪亦軍前

效用進士程源私謂監軍凌綗曰此行無程柢
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
矣建泰道聞山西烽火急因遲行〻至廣宗紳
衿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晢知縣
張弘基二月朔　上視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
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
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言李自成陷蒲州及
汾州懷慶不保福世子出奔至衛輝依潞王自

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為守山東巡撫蔡懋德
遣牙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牛勇陥陣死一
軍皆殁蔡懋德知事必不支策馬赴敵死藩臬
府縣各官四十六員成死之賊至忻州官民迎
降遂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出奇奮擊連戰十餘
日殺賊萬餘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
退守武寧関賊陥懐抵固關分趋真定保定上
至是始聞山西全陥命踪訪諸王遣内官監制

各鎮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爭反使
督撫藉口 上不聽真定兵叛降賊知府邱茂
華聞儆先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
標中軍伺標登城晝守禦封標城外殺之出茂
華茂華遂檄屬縣叛降賊詔徵天下兵勤王命
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 上候於文華殿都
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庶子李明
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 上聚覽之怒

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
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
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大學士陳
演乞休許之始　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
不自安求去寇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
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戰三日力盡死之遂屠
寧武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
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户部郎中

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六日殺代府宗室殆盡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戮亡柔閱兩月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内應殺天琳召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生張鑠于中左門鑠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耆臣輔之以張國維為募兵督餉兵部尚書至浙江練兵催餉赴援京師宣

府告急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極殿問今日方畧奏對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之員當考選科道餘守練兵加餉習聞常語也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西直門各門勲臣一卿亞二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

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 上復
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 上嘆曰朕非亡國之
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欽天監奏帝
星下移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
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前兵麟
徵有棄寧遠之議今事勢危急始從之徵吳三
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通以八千人入
衛即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賊犯保定大學士

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
保定建泰降與李自成通譜自認為姪御史金
毓峒守西門賊執之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
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子婦陳氏皆投井死
初七日李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巡撫朱
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
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
鄉紳張羅彥自縊八日大風霾晝晦十二日

上召對惟問兵餉以察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十四日壬寅日色西白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南京孝陵夜哭　上下罪己詔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氣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頂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

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詔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丘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人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罄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

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材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

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没脅從之流能

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關獻

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

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

大功思克厥猷壁告朕意起復太監曹化淳守

城又命收葬魏忠賢骸骨十五日大風日色益

晦正陽門外關神廟旗杆磅開賊自柳溝抵居

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

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偽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十六日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鑅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賊騎過昌平太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粮儲 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

國琦對十音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秘封入

上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始知爲昌平失守也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遣其黨輩金錢鐔罽飾爲大賈列肆于市更遣奸黨挾貲充衛門掾史者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迤平則門而西迾卒詰之

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寔皆賊候騎也十七午時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守卒發炮擊退之須臾賊大至環攻平則彰義二門城外三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為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轂震地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禎匹馬馳闕下汗浹霑衣內侍呵止之國禎曰此何時也君臣求相見不可得　上召入因命內臣俱守城諫曰諸文武何為且言官止內操我

甲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
當乃請如己巳歲所派數俱乘城凡數千人
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
輸金者或三百或四百各授錦衣衛千户十八
日黄沙障天忽而淒風苦雨良久冰雹雷電交
至賊攻城礟聲不絕流矢雨集仰語守兵曰亟
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礟向外賊驅居民負
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〻反後坐炸

裂守者驚散盡傳城陷闖城號哭奔竄賊駕飛
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
吳麟徵單騎馳入欲見　上至午門遇大學士
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餉已足公何事張
皇邪藻德且出閣　上方休公安從入麟徵流
涕固請得以非時見藻德挽之出是日封劉澤
清東平伯時左諭德楊士聰衛亂文入直語閣
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

近可虞也閣揭上得封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
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
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一人下以語守者曰
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
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内盛
稱賊勢重　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
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
請遜位　上怒叱之諸内臣請留勳勳曰有秦

晉二王為質不及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
縋下勲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輩曰吾黨富貴
自在也初閘勲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
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勲固從賊為逆也勲
出攻益急　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
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
丁乃罷申刻彰義門啓蓋太監曹化淳獻城開
門也是夕　上不能寢内城陷一閹奔告　上

曰大營兵安在李國禎何往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　上即同內官監太監王之俊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進數觥嘆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　上麾去令各為計皇

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　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　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之俊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銃襍內豎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閽人辭焉　上太息而去

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矣　上御前殿
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
壽皇亭自經太監王之俊跪帝膝前引帶抱
朕同死　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
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薄城三
次逆賊直逼京師是皆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
祖宗于地下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可將文
武盡皆殺死勿壞陵寢毋傷我百姓一人　又書

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硃諭也十九日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門殺守門御史王章守卒蟻墜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閒速獻騾馬賊經象房群象哀鳴淚下如雨兵部侍郎王家彥自經于民舍賊千騎入正陽門挾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　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

辛不得達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
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午刻李自成氈
笠縹衣乘烏駁馬牛金星宋企郊等五騎從之
從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
之南偏至承天門顧盼自得復彎弓指門榜語
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
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而進曰中其下當
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自成入宮問帝所

在大素宮中不得半金星進曰此必匿民間非
重賞嚴誅不可得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
爵匿者夷族自成登皇極殿據龍座半金星檄
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禁民間諱自成
等字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
之秩曹化淳等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
叩頭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內臣獻太
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二十

三日改殯　先帝后同時殉節死者則有大學士范景文中允劉理順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户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刑部侍郎孟兆祥子進士孟章明右諭德馬世奇簡討汪偉右庶子周鳳翔大理少卿凌義渠太常少卿吴麟徵太僕寺丞申佳胤户科給事中吴甘来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吏部

員外許直兵部員外金鉉李賊舁 先帝后梓
宮於東華門外兵部郎中成德以雞酒哭奠梓
宮前歸即自殺襄城伯李國禎泥首去幘奔赴
號哭賊執國禎見自成以頭觸血流被面自成
以好語誘國禎使降國禎曰有三事從我即降
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葬 先帝以天子禮
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三日後賊以
天子禮葬 先帝國禎斬衰送至陵掩壙後遂

自縊死之弘光元年福王踐祚南都上尊謚曰

烈皇帝廟號曰思宗

石匱書曰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 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乃竟以萑苻劇賊遂至殞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嘔血思與我 先帝同日

死之〻為愈也蓋我　先帝惟務節省布衣蔬食下同監門遂以宮中內帑視為千年必不可拔之基　祖宗所貽不可分毫取用致使九邊軍士數年無餉體無完衣其何以羈縻天下哉臣嘗謂中興之主與刱業無異捐金百萬全不介懷如我　光宗皇帝一月之內發帑金三百餘萬　神宗皇帝四十八年之鬱積政欲得一豁達大度之主以疏壅滯以救敗亡可惜吾

光宗皇帝之受祚不長也陶朱公之救中男不遣長子而遣少子亦政是此意也　先帝起信邸知民間疾苦不肯輕用一錢故省織造省讌會省驛遞使天下無所不節省而又日貸之勲臣日貸之戚畹日貸之內璫天下視之真謂帑藏如洗矣而逆闖破城內帑所出不知幾千百萬而　先帝何苦日事居積日事節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貸京師一失無不盡出以資盜粮豈

不重可惜哉故為天下求一撥亂反正之主必如秦皇漢武之倜儻輕財方克有濟使斤斤自守如漢之文帝唐之德宗又何足以拯溺救焚再造斯世也哉嗟乎痛定思痛不得不重為吾
先帝一下輪臺之悔也
又曰先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

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勵哉即如用人一節黑白屢變捷如奕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則用新進求之科目而不得則用薦舉求之詞林而不得則用外任求之朝寧而不得則用山林求之薦紳而不得則用婦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則用宗室求之資格而不得則用特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則用武舉愈出愈奇愈趋愈下薦舉盛典也倪文正賢者也其所舉用者當不啻如何鄭

重乃登之薦剡者則一頑鈍不靈之內第其他不肖之人更可知已以　先帝一片苦心僅足為在廷諸臣行私示恩之地真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及至流賊臨城　先帝日日召對諸臣林立言某事當做則群應之以某事當做言某事不當做則群應之以某事不當做毫無籌畫但有伊阿　先帝見之每日必哭泣而起掩袂進宮有君如此乃忍負之在廷諸臣亦可

謂忍心害理之極矣揆厥所繇祗因　先帝用
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
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否
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已耳則是　先帝立賢
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
並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從來孤立無助之主
又莫我　先帝若矣諸臣誤朕一語傷心之言
後人聞之真如望帝化鵑鮮血在口千秋萬世

决不能乾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